

墨子大全

第叁拾肆冊

北京圖書館出版



墨子大全

〔第叁拾肆冊〕



定本墨子間詁校補 〓 李笠撰
續墨子間詁 〓 劉昶撰

【第叁拾肆册目錄】



墨子大全

定本墨子間詁校補李笠撰……………壹
續墨子間詁劉昶撰……………叁佰零柒



定本墨子閒詁校補叙

墨子質家，文辭本率直易知，漢魏以來，治其學者少，譌文錯簡，遂難抽讀。儻能宣其隱滯，雖以經說諸篇之詭奧，視近世科學，尚非極詣也。清代『樸學』崇尚客觀，整理古籍，羌無結塞。惟當時風趣，以治經爲榮，乙部以下，罕事鑽研。自畢沅爲墨子注，始引起諸儒之討論。王氏之讀書雜誌，俞氏之諸子平議，其尤著者也。然而斷珪零璧，未成家數。孫徵君籀膏纂輯羣言，折中一是，爲墨子閒詁十五卷，同時戴望之管子校正，王先謙之荀子集解，並勿逮焉。惟考證之學，積鎔累黍，有非一人一生所能藏事者。王引之之經傳釋詞，蓋襲石臞之遺緒也。劉文祺之成左氏傳正義，始終三世，孫氏之爲墨子閒詁也，初以聚珍本印行，繼復以張惠言楊葆彝諸人之說，及與同里黃學士仲弢所商榷者，反覆推詳，始成定本。定本未刊，而孫氏遽歸道山，王氏子祥復有墨商之作，使孫氏得

假還齡，則其成就，豈止此而已也？[？]笠舛年受書，便已私淑孫氏，甲寅之歲，初讀墨子閒詁，輒爲舉正數字。辛酉春月，館邑之南鄙，索居無聊，取定本閒詁，與聚珍本，畢刻本，對勘，互有不合，定本之挽譌尤多。自挽一字至五六字不等因念孫氏閒詁，斟酌諸本，至爲勤劬，重刻之後，便有差跌，則孫氏引據諸本，庸無差跌乎？孫氏所未見者，不更有差跌乎？盡校書掃葉之功，伸大儲未竟之緒，積累之事，談何容易？其時亡友楊君則剛嘉亦體斯愜，會獲明茅坤校本及百家類纂本，一杜孫氏所未見者——更取孔本，陳本，俞本，北堂書鈔，與定本閒詁互勘，頗有匡益。笠每欲合楊君所校，及王氏墨商，撰墨子校勘記，以爲讀閒詁者之助，頻以事牽，終年未暇。今歲在王氏家塾，爲諸生講授墨子，參讀梁啓超墨經校釋，見其中因定本閒詁致誤者，爲之不怡，累日。如經說下：『或不非牛而非牛也，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』，聚珍本閒詁，則上原有『可』字，道藏本，茅本，畢本，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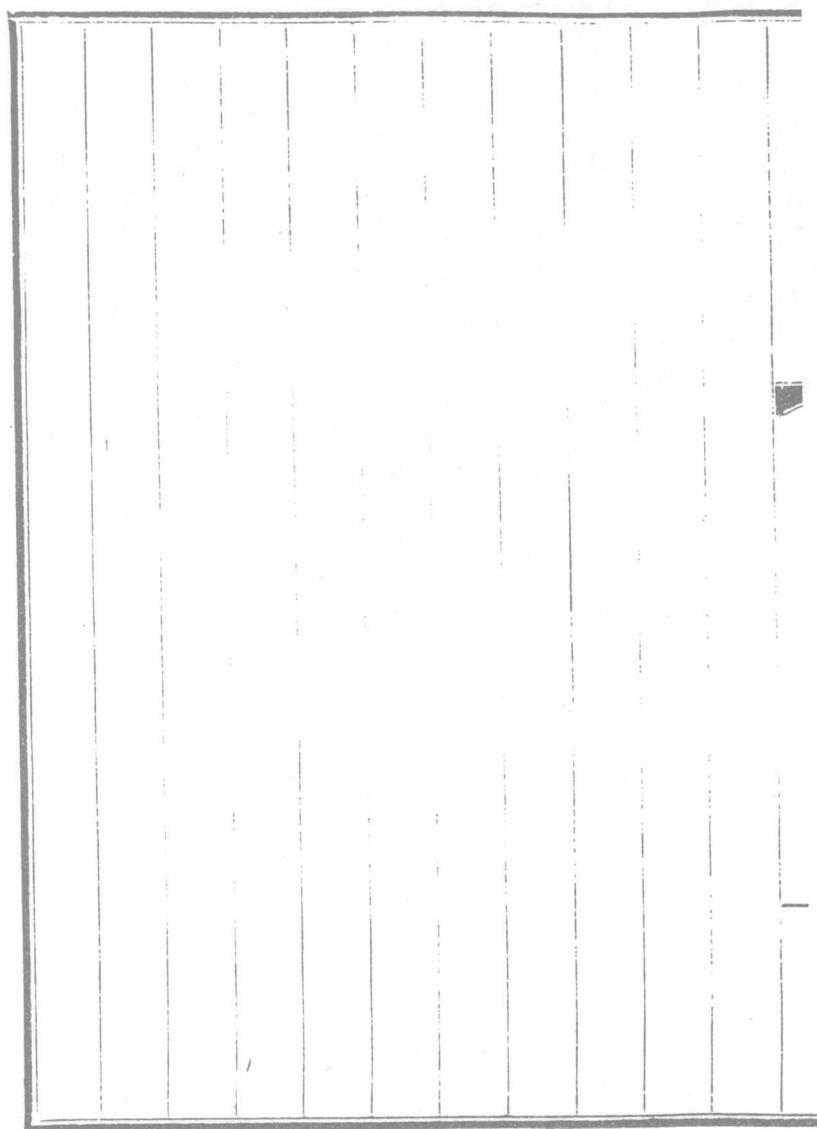
本，張本，楊本，並同。定本偶脫「可」字，而梁氏云：「孫本無此字，據嘉靖本增。」胡適後序，便詡爲創獲，曰：「梁先生的校釋，有許多地方與張惠言孫詒讓諸人大不相同。」又曰：「梁先生這一條，乃是用嘉靖本校墨的第一次。」噫！何其出言之悖，而厚誣孫張諸人與？又本篇：「謂有智焉有不智焉也。」定本「也」譌作「可」，而梁氏承之，以爲涉上條而衍，不復據嘉靖與茅張畢王諸本校改，胡序亦不及正。夫梁胡二人並邃墨學，展轉承誤，則篤信定本閒詁之過也。蓋閒詁爲學人崇奉久矣，因陋就簡，將有不自覺者。則校勘之役，庸可緩歟？因復重理鉛槧，別取張楊經說，影嘉靖本，顧校本，王注本，暨孫籀膏王子祥朱墨校本，稽覈異同，推尋誼旨，更取則剛所校附入編中，間有差失，輒爲審定。蓋論學無私見，亦孫氏治墨之矩也。繕寫既竟，爰識其顛末如此云。

民國十一年除夕李笠叙。

定本墨子閒詁校補

叙

一一一



序

墨子書自宋明以來。甚尠傳本。籀膏爲墨子閒詁。自畢注及顧校道藏本外。廬見吳寬寫本。倭刻茅坤校本。尙非完帙者。則校墨信非易事矣。亡兒嘉以墨子書舛譌尙多。嘗侈然欲有所匡訂。購求異本。得明刊百家類纂暨茅校原本。覆勘孫氏閒詁。略有譌正。而諸家書目所載墨子。如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。有宋板影鈔一本。竹紙舊鈔四本。善本書室藏書志。有黃蕘圃藏墨子十五卷。邵亭知見傳本書目。有明縣閣本四卷。路小洲宏治己未舊鈔本不箸卷。食舊廬書目。有明李贄郎兆玉評本墨子十五卷。方欲物色未得。而嘉遽以天亡。紹廉衰年荒落。欲爲理董成編。未遑暇也。適李君雁晴同時治墨學。索閱亡兒校本。紹廉喜整理有人。輒以相付。今春雁晴箸墨子閒詁校補成。索敘於余。差幸亡兒校語。亦得以附傳焉。爰書其端。時癸亥四月望後一日。楊紹廉。

凡例

一：各家校注，各用省稱，詳見引据書目提要。

二：錄自楊嘉校本者，皆標明楊校，以免混淆。

三：聚珍本閒詁修正定本時，恒有刪削。蓋因一與張楊注暗合，二不及二家

之精審。三原文易知，不待詮釋。四寫定本時誤脫。凡屬「第一」「第四」

二項者，亦校皆斟酌箸錄，以資稽覈。

四：定本閒詁，爲王景義校刊。檢其底本，於字體糾正，不遺餘力；句有羣落，字

或乖繆，反不覺悟。蓋王校此書，並未考覈諸本也。今校略王所詳，故於文

字形體，罕有修改。

五：定本閒詁，每卷末葉，皆署永嘉王景義校。惟十四、十五、二卷，不署。覆查底

本，蓋刊工脫落耳。本編與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體例微異，凡此等標

識瑣事，不復詳校。恐滋讀者疑問。特志於此。

六：墨經與博，自當專論，非本編所盡。笠別撰墨經集解，合諸家之長，盡揣碑之力，卷帙繚緲，猝難殺青。他日問世，當與學者共商榷之。

七：凡閒詁原有各家校釋，概以注字標明，書於原句之下。本編校補，提行另起。

八：陸氏經典釋文，標列經注原文。取便識認，不拘片段。本編亦體斯旨。惟不

便標點，故凡閒詁原文及注，皆不加點，識者諒之。又如明鬼下篇，「必

兀語。」畢，顧諸家，斷句各異，「及諸逗句，皆施結點，亦無取焉。」必

（參看耕
柱篇。）

校勘引據各本書目提要

彙書散句，分載校內，不復標列書目。

節刪本

明刊百家類纂本省稱沈本

明慈谿沈津集。卷二十五墨子，有刪全篇者，有刪數句者，亦有此篇與他篇相出入者。蓋沈爲此書，取便誦讀，是以經說以下，概不列入，楊嘉舊校此書，略采異文，茲爲覆校，擇要補錄。

別行本

張皋文手寫墨子經說解 省稱張本

清張惠言述。國學保存會影印。籀膏所見者，爲金武祥傳鈔本，與此本不同。

鈔本墨子經說校注 省稱楊本

清楊葆彝箸。楊氏擅長義理，校勘訓詁，殊無足觀。孫箸閒詁，後見此書，審取

定本墨子閒詁校補

引據書目提要

邽爲謹嚴，恐有賸義，故爲重校。

墨經校釋 省稱梁本。或梁校，梁釋。

近人梁啓超箸。商務印書館排印。案梁氏此書，溝通滯義，訂正訛言，堪稱墨子之功臣。孫氏之諍友矣。讀閒詁者，自非兼讀梁書不可。惟梁箸此書，以定本閒詁爲藍本。校對正文者，廬有影嘉靖本墨子，參互誼證者，廬有張惠言墨子經說解。張說閒詁已采取，但非全帙耳。他如楊葆彝王闓運梁箸校釋，塙已重案原書。王景羲諸家之說，尙未探殫，疏略之譏，其能免諸本書義例，既不重在詮釋，諸家詁誼，不能備詳。梁書既爲人人習見，輒復略舉一二，以鳴異撰。

全本

影明嘉靖癸丑刊本省稱嘉靖本

上海涵芬樓影印，列入四部叢刊，每半頁八行，行十七字，全書分卷與閒詁

同。案平津館鑒藏記載墨子十五卷，前有嘉靖癸丑陸稹敘，江藩七十七翁白賁柄序，末有南昌唐堯臣跋，今本獨無七十七翁敘，餘悉同。

明刊茅坤校本 省稱茅本

楊嘉曰：「是本爲明萬曆間茅鹿門校刊，而世不經見，日本寶曆間據以重刻，孫徵君所得殘闕者是也。是本并爲六卷，而篇數尙完具，次序亦與各本同。每半頁九行，行二十字，每卷第二行均有歸安茅坤校閱六字。首刊昌黎讀墨子，次有茅坤陸弘祚兩序文。茅序有云：前年居京師，幸於友人家覓宋本讀之。別駕唐公博學聞於世，視郡暇，訪余相山堂，得墨原本，將歸而梓之。今考全書恆字闕筆，魯問篇外匡其邪，匡字原闕。注云：太祖廟諱上字，是殆從宋本而重刊歟？」笠案：此本茅序與嘉靖本陸稹敘全同。稹卽弘祚，蓋茅校此書，錄嘉靖本稹序於首，而誤與己敘互易也。否則茅坤刻書，亦豈有將

定本墨子閒詁校補

引據書目提要

前人舊序，列於己下哉？準此，則翻宋本者，嘉靖本也，此本乃從嘉靖本重刊耳。所云匡字恆字避諱，正與嘉靖本同。又此本楊嘉舊題茅刻原本，今檢此書，刻工不佳，且多誤字，遠遜倭覆本，疑此亦是翻本。又書內惟題茅坤校閱，亦不宜云茅刻，茲爲訂正。

顧千里校道藏本省稱道藏本，或顧校本。

此本光緒丙戌春，德清蔡通判匯滄假陸氏十萬卷樓所藏，傳錄以贈籀膏先生者。卷末識云：「乙卯二月七日校畢，澗菴記。」又一行云：「嘉慶己未，再讀一過，又正錯簡數條，澗菴又記。」又一行跋云：「千翁原本，近爲長洲馬芝生銘所得，周意蓮先生假來渡校，因得借鈔一過，朱墨句讀，悉依原本。」道光己酉十一月三十日，陳並識。又一行云：「詒讓案：陳並不知何許人，冊內又有稱陳大案者，疑免字之誤。蓋碩甫先生錄者也。」笠案：此本孫氏

已采入閒詁，凡稱道藏本皆据此。今於孫氏引据之外，擇要箸錄，過而存之，勿能自己。

顧千里校季本

顧以畢本校道藏本，并錄季本異文於書眉。惟自卷五非攻以下，俱作季本，孫籀膏識其末云：「以上四卷，間出季本異文，不知何本，疑泰興季氏舊藏鈔本也。以後又作季本，必有一誤。俟更訪于翁所校底本，覆之。」笠案：定本閒詁俱作季本，未知已覆千里底本否。然孫氏必有所据，故標目仍作季本。畢沅刊本省稱畢本。

清畢沅注。靈巖山館刊。列入經訓堂叢書。

孫校浙江官局仿畢刻本省稱浙本

浙本原多譌脫，不足依據。此冊爲孫籀膏作閒詁時底稿本，校正處甚多，足

定本墨子閒詁校補

引據書目提要

資左驗。

王闖運注湘潭本省稱王本，注稱王注。

蕭鶴祥校刊。江西官局刊。鶴祥跋云：「是編從湘綺師手定本繕寫刊成，視今通行畢本，迥有同異。編中條例，凡所解釋者，小注之，校改者亦如之。其移補者，間以陰文別之，其不足重錄者，則通篇如之，就中亦有校增者，則以陰綫圍之，脫漏者亦如之。其陽文中凡有脫漏者，則以陽□間之，刪去者亦如之。」

初印聚珍本墨子閒詁 省稱聚珍本

吳門毛翼庭印。籀膏寫定閒詁，先以聚珍板印三百部，親自校讐，錯誤之字，皆用鉛粉抹去重印。定本係籀膏亡後刊就，故此本彌足珍貴。

硃批聚珍本墨子閒詁